

三国大将

新传

马超

李高林◎著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倾力作序

每一个情节都能读出战场谋略

权力角逐 缠绵爱情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



时代文艺出版社

李高林◎著

马超

三国大将

新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大将马超新传 / 李高林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87-4826-0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050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助理编辑 赵振岩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三国大将马超新传

李高林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499千字 印张 / 31.75

版次 /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永远的三国

陈忠实

4月18日上午，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李天卿编辑给我打来电话，拜托我给一部名为《三国大将马超新传》的长篇小说写序。一听书名，我就知道这是一部戏说历史人物的作品。现在，戏说历史人物的作品泛滥，我本想婉拒，可李编辑又说，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屡屡受挫，却仍笔耕不辍，坚持创作，希望我鼓励他几句。我听后，答应先看一看作品再说。

阅读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已不是一件易事。可我仍完整地看完了整部作品，感觉作者还是写出了一些新意，我决定还是为此书写点什么。

很明显，此书作者刻意回避了影响历史演进的重大事件，也未对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最大程度地尊重了《三国演义》这部经典之作。作者只在马超的成长、学艺、行侠仗义，以及感情生活上大量着墨，不但极大地丰富了马超的英雄形象，还成功地塑造了红睛妖叟、阿大、樊小豹等一系列性格各异的人物，营造出了一个以正服邪的场景。这些内容恰恰是《三国演义》没有涉及，也是作家可以大胆发挥想象力的地方。作者还角度独特、成功地把马超塑造成了猎捕之王的新形象，整个故事写得曲折动人，至情至性，颇具武侠风格。

说到武侠小说，插几句题外话。这种类型的小说一般都被归为通俗作品，一直被一些行里人视为不入流。但很多读者却特别喜爱它们，不仅金庸的作

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成影视剧，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也备受青睐，是图书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文学遇冷，是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一些“高大上”的作品，让读者觉得高不可攀？到底是读者远离了文学呢，还是文学远离了读者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个文学从业者深思。

再说《三国大将马超新传》。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自然是红睛妖叟。这个面容慈祥的白胡子老头，居然是一个吃人的魔头。他居住在人迹罕至的虎穴里，饲养了大量的老虎和毒蛇，让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不寒而栗。偏偏他不但武功绝顶，还医术高超，医一人就要吃一人，可谓邪恶至极。而他的大徒弟阿大明明是学医的料，却着迷于武功，连红睛妖叟都无奈地说“我本来是想教他救人的本领，他偏偏就爱学杀人的功夫。这世道就这么奇怪。”这自然是指一些执迷不悟走邪门歪道的人，连吃人的魔头都觉得他们难以理解。当然，这些人一定会像阿大一样没有好下场。

在本书中，虚构的历史大事，那就要算马超刺杀董卓了。这件事典籍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里也没有描述。不过，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路诸侯讨伐董卓里，有一路诸侯就是马腾。而《三国大将马超新传》里，虚构了这样一个刺董未遂的故事，也算对经典的延伸和补充。书中描写的董卓残暴无道，灭绝人性，却在典籍上，有着明确的记载。

言情似乎是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书也未能免俗。书中着墨最多的是马超与洁青的缠绵爱情，写得哀婉动人，结局注定是悲剧，因为洁青是国贼董卓的孙女。面对国仇家恨，一对深爱的恋人不得不刀剑相向，生死相搏，故事情节冲突十分强烈。

书中另一个女主角王妙雪也写得鲜活、丰满。她曾是马超从红睛妖叟的口中救出的女童，对马超一直念念不忘。两个人重逢后，又彼此吸引。但马超屡屡因她的自私偏狭，而对若即若离。结果，还是因为王妙雪的阴暗，葬送了她与马超的恋情。

书中出现的美丽的异域女子翠西，乍一看有些荒诞不经，但细一想，那西凉地区，在三国时期正是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出现这样的奇女子是有可能的。有关马超、多兴与翠西的复杂感情，显然不是本书描写的重点，但写得声情并茂，尤其翠西之死，令人动容，也为马超与妙雪感情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结尾处，让马超在伐曹后，归隐山林，治病救人，这是作者美好的愿望。马超在伐曹后，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如索性让他淡出政治军事舞台，似乎更超然豁达。但历史终归是历史，不能处理得太过随意。

三国已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这一时期的人物和故事至今令人津津乐道，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我们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也应该插上想象的翅膀，不断丰富历史故事、丰满历史人物。

至于对《三国演义》这部经典，我们应该仰视和学习，但也不应该囿于此书而止步不前，使之成为我们创作道路上的绊脚石。不同时期，对历史故事和人物，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应该结合新思想和时下的新特点，演绎出新故事，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以正服邪。三国遗留下来的文化不光属于明朝人，也属于今人，乃至后人。

对于武侠小说，说实话，我不太熟悉，只能简单地写这么多了。有关此书的长短优劣，还是读者们自己进行评价吧！

目 录

第一章	马腾危难	“超儿”出世	001
第二章	智捕野牛	勇斗狮虎	011
第三章	红睛妖叟	吃人恶魔	034
第四章	猎捕之王	魔窟涉险	052
第五章	魔窟奇遇	得拜恩师	066
第六章	绝处逢生	力除恶魔	078
第七章	神秘诏命	马腾赴险	094
第八章	英武少年	初踏西凉	111
第九章	邂逅红颜	马超成“神”	126
第十章	来去无踪	暗助韩遂	138
第十一章	携美出游	遇花太岁	145
第十二章	物归其主	马超得枪	168
第十三章	夜见韩遂	探得父踪	177
第十四章	擒花太岁	舍命救父	195
第十五章	误入陷阱	化险为夷	210
第十六章	董家内讧	巧遇知己	232
第十七章	神秘猎人	捕熊为礼	253

第十八章	战刺史府 助父夺权	264
第十九章	因爱生恨 超效荆轲	280
第二十章	行刺拜师 韩遂纳妾	293
第二十一章	马超约斗 红睛兽师	305
第二十二章	陡生嫌隙 马腾勤王	325
第二十三章	上终南山 超三学艺	346
第二十四章	拜师之路 险关重重	358
第二十五章	学夺命招 制约吕布	374
第二十六章	小试锋芒 马超得甲	385
第二十七章	误会丛生 尽失红颜	403
第二十八章	猎人盛会 “捕”获新娘	434
第二十九章	马家枪秘闻 孟起上嵩山	450
第三十章	马腾遇害 兴兵伐曹	461
第三十一章	天不灭曹 神仙眷侣	488

第一章 马腾危难 “超儿”出世

初秋的一个黄昏，西凉城里偏将军马腾府内，一派繁忙的景象，所有人的动作小心而又轻快，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期待着一声破空而出的哭声。尤其是守候在卧房门口的马腾，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直团团转着。像所有初为人父的人一样，他充满了对新生孩儿的期待，脑海里不断勾勒着新生命的容貌。就在这时，卧房里传出了妻子痛苦的喊声，这喊声只响了半声，便被强压了下去。马腾明白，这一定是妻子不愿他心痛而强忍着剧痛，独自承受。这样一来，马腾更感到心如刀绞，如果有可能，我真愿替她承受一切。

“哇、哇、哇——”响亮激越的哭声终于响彻了将军府，所有人都表情一松，面露喜悦的笑容。马腾更迫不及待地要往卧房里冲，却听到了屋外响起了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他急忙回头向门口望去，就见韩遂领着两名卫兵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马腾立刻预感到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以韩遂的为人，不会在这三更半夜，直闯内宅的。他赶忙迎了上去。

韩遂不等走到马腾近前，便急色地说：“大哥，不好了，董卓派李傕、郭汜率领着刺史府卫队来抓捕你了。”

马腾一怔，随即明白，一定是自己向朝廷密奏的董卓怀有不臣之心，私自招兵买马，扶植死党的事泄露了。他略一沉吟，镇定地说：“文约，你已尽责，赶快离开此地，我自有应对之策。”

“你人单势孤，万一被李郭等人围上，如何脱身？你知道吗？刺史府的四队绕网队全部出动了，他们对你是志在必得。”韩遂跺着脚，急切地说，“还是我保着你，一起走吧！”

“不，文约，如果这样，咱们俩都脱不了身。”马腾推着韩遂的肩膀说，“密奏的事，是我一人所为，你并没有参与。你此刻离开此地，没有任何干系，快走！”

“不，大哥，我不能撇下你独活。”

“你快走吧，挠网队虽然厉害，却未必能网住我马腾。”马腾见韩遂仍迟疑着不离开，情急之下，拔出了韩遂的佩剑，搁到了自己脖子上说，“你要再不走，我现在就血溅三尺。”

韩遂见状，无奈地转过了身。马腾敏捷地把佩剑还入了韩遂剑鞘内，冲自己的卫兵说了声：“快去取我的披挂来。”然后，扭身直奔卧房。

卧房里，稳婆刚将新生婴儿包裹好，一见马腾进来，急忙迎了上去，面露喜色地说：“恭喜马将军，喜得了一位公子。”说着，又解开了襁褓，托起了婴孩儿的腰，让马腾看婴孩儿的“雀雀”。马腾看到，孩子眉清目秀，通体莹白如玉，如锦似缎，大喜的同时，心头不免掠过一丝失望。他想自己身高八尺有余，魁梧雄壮，英气逼人，妻子也是羌族部落头领的女儿，自小泼辣勇武，敢于射熊刺虎，怎么生出的男孩儿竟像个女孩儿一样秀美。再想到眼下面临的凶险，不由得认为，这孩子生不逢时，命小福薄，便叹了口气说：“赶快包起来，尽量厚实一些。”扭脸看妻子丹落时，见她正挣扎着穿衣，表情凝重而又镇定，显然她已听到了他和韩遂的谈话。马腾走到妻子近前，柔声说：“阿丹，朝廷里一定有董卓的耳目，我的密奏泄露了，恐怕……”

“寿成，不用多说了，即便是赴汤蹈火，我也不离你的左右。”丹落打断了马腾的话，语气坚定地说。

“放心吧，凭我的掌中枪胯下马，一定会带领着你们母子，冲出一条生路。”马腾自信地说。

“将军，披挂和马匹都为您预备好了。”一名卫兵在门外高声说。

“好，你们不必陪伴我，都各自逃生去吧！”马腾大声说。

“不，我们愿与将军同生共死。”卫兵们齐声说。

马腾脸上流露出欣慰之色，急忙拉起丹落的一条胳膊说：“走，我背你走。”

“不，我能走。”丹落坚决地推掉了马腾的手说，“你快去穿铠甲吧，我也穿上软甲，把孩子包裹在里面。”

“不，孩子我来带。”

“我带上他，可以及时喂奶。别争了，你快去吧！”丹落着急地推了马腾一把。

马腾无奈地看了孩子一眼，心说“你来得可真不是时候”，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等夫妻俩穿好铠甲，出了厅堂，已可听到由远而近的刺耳马蹄声。马腾快步走到他的枣红马前，扭回头看了被软甲包裹在丹落胸前的孩子一眼，急促地说：“我们同乘一匹马走吧，我在你们便在。”

“不，我可以骑马。”丹落倔强地说完，走向了另一名卫兵牵着的一匹白马前，在卫兵的搀扶下，挣扎着翻上了马鞍。

马腾夫妇率领着十名卫兵骑着大宛良马刚出府门，就见郭汜带领着大队人马由东杀气腾腾地疾驰而来。马腾只好打马向西奔去。此刻，马腾暗自庆幸的是，自己不惜举家之姿购得的这十多匹良马，个个身轻体健，生龙活虎，奋蹄奔跑起来，就像一阵旋风，速度奇快，将身后的追兵越甩越远。

天色渐渐暗下来，西城门在马腾他们的视野中却越来越清晰。马腾盘算，出了西城门，就可以踏上通往松潘草原的官道，道旁都是茂密的树林，里面不但可以藏身，还有大量的麋鹿和猛兽，这些猎物都将是他们天然的食物和衣服。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只需在路上狂奔七八天，就可到松潘草原，投奔他的岳父拉旺头人。而董卓绝不会派大队人马来松潘草原搜捕他。那松潘草原是羌人聚集地，有官军来犯会引起他们的猜忌和抵抗，从而破坏董卓和羌王达成的互不侵犯的盟约。董卓是不会轻易毁约的，他需要向羌王购买大量马匹，更需要稳定的西线，以实现他的狼子野心。

离西城门不足百步了，马腾心头涌上了龙归大海的喜悦，可这喜悦仅仅一闪而过。他看到，从城门洞里猛然冲出了大队人马，每人手中都举着通红的火把，将城门前照得雪亮。而为首的正是董卓的心腹将领李傕。他骑在高大的青骢马上，两侧各站着两队挠网队。

挠网队是董卓擒获劲敌的看家宝。一队八人，四人持长丈二的挠钩，四人拿轻便结实的绳网；使用挠钩的都曾是使用长枪的高手，而拿绳网的则大多是羌人，都曾是用绳网套猛兽的高超猎人。他们长期在一起训练，配合默契，每逢对敌，离远了，便由挠钩手出击；靠近了，便由绳网手撒网，无论对手被一人挠住还是被一人网住，都会被接踵而至的挠钩和绳网钩牢和套死。长期的

训练和合作，已使他们练就了一整套攻无不克而又守得滴水不漏的灵活套路，使无数万人敌的猛将和武林高手栽在了他们手下。一般情况下，董卓派他们出府拿人，最多只会出动两队，今天将全部四队都派了出来，显然是忌惮马腾的卓绝武功和勇冠三军的威猛。

李傕迎住马腾，仰天大笑了一声，得意地说：“马腾，董大人早就算好了，你要逃的话，一定会走西门，去投奔你的岳父拉旺头人，他派我在此守候多时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下马就擒吧！”

“哼！”马腾冷笑了一声，“就凭你这个逢迎拍马的小人，还想阻拦我的去路吗？”

李傕阴险地笑了笑，指了指两旁的挠网队，凶狠地道：“你想像野兽一样，被挠网队捕获吗？那样子可太难看了。”

“你们才是披着人皮的禽兽。”马腾愤然骂道。

“董将军一向待你不薄，你暗地里诬陷、出卖他，你是地地道道的背主之贼。”

“我是汉臣，世世代代食的是汉禄，你们私自招兵买马，结党营私，图谋汉室，你们才是该千刀万剐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马腾越说越恼，打马挺枪直奔李傕而去。李傕坐骑右侧的一队挠网队迅速出击，有章法地呈“米”字形包围了马腾，挠钩手和绳网手间隔而立。

马腾曾刻意观察过挠网队的训练，也不止一次地见过他们捕人，早已判断出，站在“米”头的挠钩手是全队的灵魂，是他指挥着全队的进攻和防守，只要及早除掉他，挠网队的阵形必然大乱，进攻和防守就会失去法度，各自而战，挠网队的威力便会减去大半。因而，马腾仍直奔李傕而去，站在“米”头的挠钩手急忙横扫出挠钩，钩尖袭向了马腾的咽喉。马腾早有准备，拿枪用力崩开了对手的挠钩，两腿一夹马，奔向了挠钩手。挠钩手尚未收回挠钩，就见马腾已杀到近前，他正要后退，马腾已拔出了寒风宝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向了挠钩手的脖颈，只见人头落地，一腔鲜血喷射而出。

其余挠网队的成员一见此状，眼都红了，一拥而上，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势，完全没有了队形，展开了一场混战，根本没有了挠网队的优势。这正是马腾希望看到的。他右手拿枪，左手掌剑，近则用剑，远则使枪，纵马驰骋在这

群人中，枪挑剑劈，很快让余下的七人横尸战场。

马腾尚未喘一口气，从李傕战马的两侧各奔出一队挠网队，一队抢回了尸首，另一队又呈“米”字形将马腾包围。马腾依法炮制，挺枪直奔“米”头上那位挠钩手，可这次，对方显然有了充分的准备，不等马腾靠近，四条挠钩从四个方位分别袭向了马腾的头、颈、肩、腰，马腾不得不用右手枪左手剑格挡，刚将这些挠钩格开，那四个绳网手冲了上来，向他张开了绳网，马腾迅猛地将手中枪抡了一圈，那些绳网手不得不后退一步，他们又忌惮马腾刚才用剑斩杀绳网手的辣手，只好退下阵来。挠钩手却又攻了上来。几个人就这样缠斗在一起。

李傕见双方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便将目光投向了马腾夫人丹落。此时的丹落，正瑟瑟发抖、摇摇欲坠。李傕心生一计，对身旁挠网队的两个头目耳语了几句。那俩头目率领着挠网队如狼似虎地扑向了护卫丹落的卫兵，并将这十名卫兵分割包围成了两队，分别发起了攻击。丹落便被分割在了包围圈外。李傕催马向前，直奔丹落。等丹落发现李傕的意图，试图逃跑时，已然不及，被李傕拦腰抱住，腾空抱到了他的马上。丹落奋力挣扎着，李傕拔出自己的佩剑，压在了丹落的脖颈上，冷冷地说：“不要动，否则，我现在就让你和马腾阴阳两隔。”

丹落转了转眼珠，只好停止了挣扎。

李傕静静地看着两队挠网队将马腾的卫兵全部斩杀，又见马腾对那队挠网队取得了优势，已斩杀了一名绳网手，就对剩余的挠网队成员说：“尔等退下吧！”那队挠网队便退回了大队人马中。李傕冷笑道：“马腾，下马受降吧，我在董将军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或许能免你一死。董将军还是爱惜你是位将才的。不然的话，我现在就斩杀你的爱妻。没了她，你即便有三头六臂，能杀出去，也没颜面投靠你的岳父了吧？！”

马腾爱怜地看了丹落一眼，正要跟李傕说愿意以己换丹落，却猛地想到，自己的新生儿在丹落怀里，一直无声无息，恐怕沿途的颠簸，甲冑的束缚，早已使他夭折了，本想提醒丹落看视一眼，又想到李傕未曾提到这婴儿，显然天黑，又裹在甲冑里，李傕并未注意到这孩子，自己主动提起，又会给李傕增加要挟自己的筹码，便长叹了一口气，暗想只好听天由命了。

李傕看到马腾情绪低落，又见郭汜率领着追兵围了过来，更加得意了。他威胁道：“马腾，快下马受降吧，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了。等郭将军过来，即便我

愿意接受你的投降，他未必愿意。”

马腾无畏地说：“我可以下马就擒，但你们必须放我的夫人走。”

“将军不可。”丹落厉声喊道，猛地从怀中拔出一把短刀，倾尽全力打掉了李傕的佩剑，并将短刀架在了李傕的脖颈上。整个过程迅猛无比，一气呵成，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李傕又惊又恼，完全没有预料到丹落会有这一手，早以为她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是任自己宰杀的羔羊。

而事实上，丹落自落入李傕之手，一直积攒着力量，做拼死一搏。她见自己得手，便冲李傕凶狠地说：“快放我们夫妇走，不然，我立刻割下你的脑袋。”

李傕现在受制于一个妇人，满面羞惭，心想这要传扬出去，自己以后还怎么当统帅兵马的大将，还不如让她杀了自己。他一闭眼，不服气地昂起了头。

刚刚赶到近前的郭汜却深知，眼前这位羌人头领的女儿自小胆大泼辣，敢于射杀猛兽，若是不按她说的做，她一定不会手软，会割下自己好友的头颅，与他们同归于尽。他便冲李傕说：“稚然，一切从长计议，还是放了寿成夫妇吧，董将军怪罪下来，我来承担一切罪责。”说着，冲城门口的兵丁们说：“尔等给马将军让开一条路来。”那些兵丁显然不想让到手的果实溜掉，怔怔地望着李傕。李傕强硬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抓叛贼。”

“你以为，我不敢割下你的狗头吗？”丹落恶狠狠地问道，且手上使劲儿，在李傕脖颈上划出一道三寸长的口子，鲜血泉涌而出。

“还不赶快让开，你们想致李将军于死地吗？”郭汜冲兵丁们大喊道，兵丁们见状，默默地让开了一条出城的路。处于生死一线的李傕缄默不语了。丹落催动马匹向马腾移动。郭汜不放心地对马腾说：“寿成，你们一定要信守诺言，出城后一定要放了李将军，否则，就算你们的马快，也逃不脱众兄弟的强弓硬弩。”

马腾一言不发地等李傕和丹落同乘的马来到自己近前，他先把长枪顶到了李傕的咽喉，然后把寒风剑还入剑鞘，用这只手将丹落抱到了自己马上。丹落一接触到马腾宽阔的胸怀，立刻虚脱似的瘫软下来。马腾轻轻地出了一口气，镇定地对郭汜说：“我与李将军并无私仇，我们夫妇出城后自然会放他一条生路，你们图谋不轨的话，相信他逃不出我的长枪。”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即便李催兵刃在手也绝非西凉第一勇将马腾的对手，何况马腾的枪尖已戳到了李催的要害，除非马腾主动相饶，李催绝无生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腾挟制着李催，驰向了城门。

郭汜率领着大队人马尾随着马腾夫妇及李催出了城门，见马腾仍挟制着李催往前走。郭汜急忙打马向前，冲马腾说：“寿成，我等已履行了诺言，送贤伉俪出城，你干吗还不释放李将军？”

“我带李将军走出弓箭的射程，自然会放他。我马腾一向一言九鼎，从不扯谎。”马腾扭回头说。

郭汜转了转眼珠，无奈地说：“希望如此。”说完，用眼神示意兵丁们张弓搭箭。

马腾押着李催行驶出一箭之地，将手中的枪收了回来，冲李催威严地说：“得罪李将军了。请李将军缓缓回城，要想中途施计，我的掌中枪虽然够不着李将军，可弓上箭却可以百步穿杨。”说着，挂上了枪，取下了弓箭。

李催冷哼了一声，默然圈回了马头，缓缓地向他的人马驶去。马腾手里扣着弓箭，向前疾驶而去。李催行出十多步远，猛地翻到马肚下，大喊：“快射箭，快射箭——”马腾回身欲射李催，见他藏在了马肚下，只好打马快速向前。

郭汜边张弓搭箭，边催动马匹向前驶去，嘴里也在大喊：“快追，马腾一马双跨，跑不远。快追——”

马腾疾驶出一段路程后，追兵越追越近，更可怕的是，自己已落入了对方弓箭的射程之内，也就意味着他们夫妇已成了对方的活靶子。马腾自信，凭借自己的卓绝武功可以确保他们夫妇不着箭矢，却不能确保马匹不受伤害。而马匹已成了他们外逃的唯一依靠。马腾环顾了一下四周，只好打马驶向了路旁的树林。

刚进入树林，丹落怀中的婴儿猛地哭泣起来，声音嘹亮高亢，中气十足。夫妇俩又惊又喜，完全没有想到孩子还活着。同时，他们也担心孩子的哭声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引来追兵。马腾皱紧眉头，思忖着应对之策。

此前，丹落虽然怀揣着孩子，却对他的存活不抱太大的希望。现在，听到了这新生命的哭泣，这小东西又成了她的一切。她急忙解着铠甲说：“孩子一定是饿了，该喂他奶了，不然，他一定撑不下去的。”马腾虽然初为人父，却也

明白，在奔驰的马上喂奶，同样对新生儿充满了风险。他想，只能将他们母子隐藏起来，让爱妻在一个背风的地方喂奶，自己独自将追兵引开。他四下观察了一下，见不远处有片一人多高的灌木丛可以藏身，便奔驰了过去。

在树丛旁，马腾下了马，将已脱下铠甲的丹落抱下了马匹，并在她耳旁低语：“阿丹，你先在这里安心喂奶，我去把追兵引开。一会儿就回来，一定要在这里耐心地等我。”

丹落态度坚决地说：“小心，我们一定等你回来。你要不回来，我们也……也不独活。”

马腾自信地说：“我一定会回来的。”说完，竟迎着追兵奔驰而去。只奔出十几步远，就隐约看到了追兵，他将手中枪横放到了马鞍前，取下弓箭，对准远处的黑影接连射出三箭，弓弦响后，就听到三声惨叫。随后，追兵们纷纷发出警告：“小心箭，小心箭……”马腾勒紧了缰绳，胯下马发出了悠长的嘶鸣声，他便向另一方向驰去。

丹落在灌木丛最茂密的地方隐藏了下来。孩子在她怀里贪馋地吸吮着奶汁。而她只能用一手抱他，另一只手握着那把短刀，奋力地砍着四周的枝条，终于将这里砍出了一方容人之地。她把砍下的枝条铺到了地上，虚脱地瘫坐在上面。现在，她才可以怜惜地将孩子完全抱入怀中，并将铠甲紧紧地裹在他身上。她第一次认真端详了这个新生命。这张面孔娇嫩完美，正不疾不徐地蠕动着他红润的嘴唇，汲取着生命之汁，目光恬静澄澈，完全意识不到四周危机四伏。丹落看到这副可爱恬淡的神情，内心的紧张焦虑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想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一种偶然，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必然中的偶然，何苦为这一时刻的迟与早而惶恐不安呢？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孩子安详地睡了。丹落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饥饿，五脏六腑仿佛被掏干了一样地难受。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抱着孩子站起了身，向四周张望。现在虽然是夜晚，她却已熟悉了林子里的光线。很快，她看到灌木丛旁有一棵野杏树，上面结满了黄橙橙的野杏。她立刻弯着身子，向野杏树前摸去。

马腾引领着追兵们远离了妻儿隐身的灌木丛，射来的箭矢越来越稀少了。追兵们也感觉出，在这样一个茂密的树林里施射无异于隔山打牛。而马腾却在这段时间里琢磨出了退敌之策，他圈回了马头，主动去寻找李催、郭汜。

在追兵中发现李郭二人并不难，他们周围密集地簇拥着卫兵，而其他将士都彼此分散，保持着一定距离，谨慎地向前追击。马腾在一棵大树后躲藏起来，并张弓搭箭，对准了追赶过来的郭汜。郭汜一进入他的射程，他便果断地施射。

那支箭闪电般地飞向了郭汜，贴着他的耳郭飞了过去，将他身后一名卫兵射落马下。郭汜也惊得差点儿从马上跌落。等他稍稍缓过神来，才明白这一定是马腾手下留情。他见过马腾百步穿杨的绝技，知道他阵前对敌从来都是箭无虚发。在感激心悸之余，他不得不想到自己与马腾并无私仇，再这样苦苦相逼，他一定会对自己痛下杀手。郭汜便萌生了撤兵之意。他一扭脸，看到了李傕被丹落划破的伤口一直流着鲜血，便对李傕说：“大哥，你的伤口赶紧得回去包扎一下了，不然，会有性命之忧啊！我看，还是及早撤兵吧！”

李傕沉吟着没有吱声。他也看到了刚才马腾射来的那一箭，明白马腾这是在敲山震虎，也担心这样追下去会有性命之忧。但这样平白挨了一刀，任他们夫妇逍遥出逃，他实在是不甘心。

郭汜见李傕拿不定主意，便进一步说：“董将军处，我们就说，马贼逃窜到林内，没了踪影。”

李傕没有吱声。

郭汜却拉住了他的马缰绳，不由分说地掉头向后，嘴里劝道：“董将军怪罪下来，我承担一切罪责。”

李傕无奈地跟他往回返。

丹落用尽浑身最后一丝力气，才砍下头顶这枝野山杏，立刻感觉自己就像风中的纸鹞，一阵风也可以把她刮上天空。她赶忙低头，贪馋地去吃那些野杏。这些食物进入她的体内逐渐转化成了气力，她刚能抬起腿，就急忙往回赶，她的爱儿一直没离开她的脑海。她边踉跄地往回赶，边不停地往嘴里填野杏。

在林间跌跌撞撞地穿行了一阵儿，她终于回到了她砍伐出的那片空地前。她定睛一看，眼前的一幕立刻让她浑身震颤了：一条通体漆黑，上半身生有虎皮纹的花蛇盘踞在铠甲上，蛇头距离她的新生儿不足半尺远！丹落自小生长在松潘草原，自然认识，这是一条虎蛇，是蛇中之王，剧毒无比，不要说咬到人，